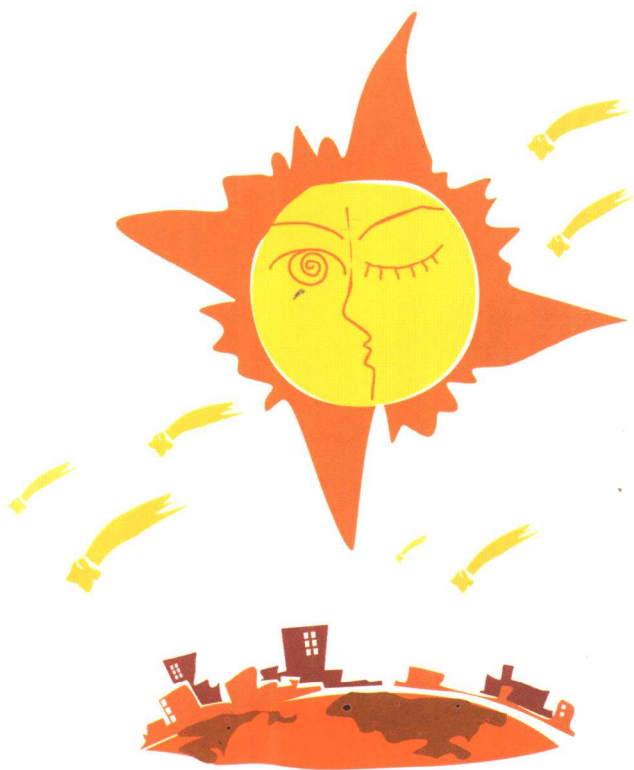


Shijie Jingdian
世界经典
Youmo Fengci Xiaoshuo
幽默讽刺小说

李建钢 主编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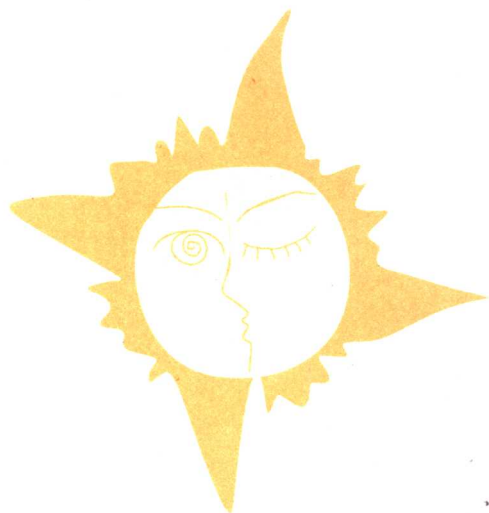
Shijie Jingdian

世界经典

Youmo Fengci Xiaoshuo

幽默讽刺小说

李建国 主编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经典幽默讽刺小说/李建钢 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6

ISBN 7-5354-1466-4

I.世…

II.李…

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

IV.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1337 号

责任编辑:朱久山 程华清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装帧设计:罗 悻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公安合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:13 插页:1

版次:2005 年 6 月第 2 版 2005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

字数:310 千字

定价:19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

录

- 变色龙 [俄国]契诃夫(1)
- 小公务员的死 [俄国]契诃夫(6)
- 外套 [俄国]果戈里(10)
- 我的初恋 [俄国]肖洛姆·阿莱汉姆(38)
- 狗鼻子 [前苏联]左琴科(60)
- 得救 [捷克]哈谢克(63)
- 男爵克连干卜耳的家务改革 [捷克]哈谢克(67)
- 斐迪南·莫什卡的情书 [捷克]雅·哈谢克(71)
- 爱德华和上帝 [捷克]米兰·昆德拉(74)
- 项链 [法国]莫泊桑(104)
- 我的叔叔于勒 [法国]莫泊桑(114)
- 陪衬人 [法国]左拉(123)
- 里昂怪物或情欲 [法国]阿波利奈尔(131)
- 雪茄传奇 [法国]阿波利奈尔(134)
- 远距离接触 [法国]阿波利奈尔(138)
- 彼特利克夫人 [英国]哈代(150)
- 穷人的专利权 [英国]狄更斯(160)
- 化妆室里的秘密 [爱尔兰]肖伯纳(167)
- 我的昂贵的腿 [德国]海因里希·伯尔(176)

- 流言蜚语 [南斯拉夫]布·努西奇(179)
- 吻 [瑞典]雅·瑟德尔贝里(185)
- 七个铜板 [匈牙利]莫里兹(188)
- 悲剧 [匈牙利]莫里兹(194)
- 舞会的精灵 [挪威]基兰德(201)
- 竞选州长 [美国]马克·吐温(207)
- 一百万镑的钞票 [美国]马克·吐温(213)
-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[美国]马克·吐温(237)
- 被偷的白象 [美国]马克·吐温(244)
- 警察和赞美诗 [美国]欧·亨利(267)
- 财神与爱神 [美国]欧·亨利(274)
- 婚姻手册 [美国]欧·亨利(282)
-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[美国]杰克·伦敦(293)
- 兽国黄昏 [美国]马尔兹(302)
- 花斑马 [美国]福克纳(310)
- 一个投稿者的梦境 [加拿大]里柯克(331)
- 宠犬威吉——一首夏日牧歌 [加拿大]里柯克(339)
-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(342)
- 嫉妒的义斯德勒马都拉人 [西班牙]塞万提斯(347)
- 钻石饰针 [乌拉圭]奥·基罗加(380)
- 没有歌词的音乐 [意大利]阿·潘志尼(386)
- 错死了的画家 [意大利]迪诺·布扎蒂(392)
- 两张彩票 [罗马尼亚]卡拉迦列(398)

变色龙^①

1

[俄国] 契诃夫

警官奥楚美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，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小包，穿过市集的广场走去。他身后跟着一个警察，生着棕红色的头发，手里端着一个粗箩，其中盛着没收来的醋栗，装得满满的。四下里一片寂静……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。小铺和酒店的大门敞开着，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，像是些饥饿的嘴巴。店门的附近连乞丐都没有。

“你竟敢咬人，该死的東西！”奥楚美洛夫忽然听见了说话声。“伙计们，别放走它！如今谁也不许咬人！抓住它！哎哟……哎哟！”

狗叫声响起来。奥楚美洛夫往那边一看，瞧见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，用三条腿跑路，不住地回头看。在它身后，有一个人追出来，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。他紧追那条狗，身子往前探出去，仆倒在地上，抓住了那条狗的后腿。紧跟着又传来了狗叫声和人喊声：“别放走它！”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，不久在木柴场的门口就聚合了一群人，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

① 蜥蜴的一种，善于很快地变换皮色以适应四周物体的颜色。

一样。

“仿佛出乱子了，官长！……”警察说。

奥楚美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，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。在木柴场门口，他看见上述那个解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，举起右手，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。他那张半醉的脸上仿佛写着：“我要揭你的皮，坏蛋！”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近似于一面胜利的旗帜。奥楚美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。闹乱子的罪魁祸首是一条白毛的小猎狗，尖尖的脸，背上有一块黄斑，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，前腿劈开，浑身发抖。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的神情。

“这儿出了什么事？”奥楚美洛夫挤到人群当中去，问道，“这是怎么了？你竖起你的手指头干什么？……是谁在嚷？”

“我本来在走我的路，官长，没招谁没惹谁……”赫留金对着他的空拳头咳嗽着，开口说，“我正在跟米特利·米特利奇谈木柴的事，忽然间，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地咬我的这根手指头……请您原谅我，我是个干活的人啊。……我的活儿细致。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，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。……法律里，官长，也没有这么一条，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。……要是任什么东西都这么咬人，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了。……”

“嗯！……好……”奥楚美洛夫严厉地说，咳嗽着，耸动他的眉毛。“好……这是谁家的狗？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。我是警官！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！现在也该管一管这类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！等到罚了款，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牲畜放出来是什么滋味！我要给他个厉害看看！……叶尔迪陵，”警官对警察说，“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，打个报告上来！这条狗得消灭才成。不许迟延！这多半是一条疯狗。……我问你们：这是谁家的狗？”

“这似乎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！”人群里有个人说。

“席加洛夫将军家的？嗯！……你，叶尔迪陵，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。……天好热啊！大概快要下雨了。……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！它怎么会咬着你的？”奥楚美洛夫转过身去对赫留金说，“难道它能够得到你的手指头？它矮小，可是你，要知道，是这么一个彪形大汉！你这个手指头多半让小钉子扎了个窟窿，后来却异想天开，要人家来赔你钱了。你这种人……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！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！”

“他呀，官长，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的脸上去，拿它开心。它呢，不肯做傻瓜，咬了他一口。嘻嘻……他是个无聊的人，官长！”

“你胡说，独眼的家伙！你没看见，那你为什么胡说？官长是个聪明的老爷，明白谁是胡说，谁是像当着上帝一样，凭着良心说话。……要是我胡说，那就让调解法官^①审判我好了。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。……如今大家都平等了。……不瞒您说……我的弟弟就在当宪兵……”

“少说废话！”

“不，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……”警察深思地说，“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。他家里的，多半都是大猎狗……”

“你拿得准吗？”

“拿得准，官长。他家的狗我熟得很！”

“我自己也知道。将军家里的狗都很名贵，都是良种，而这条狗，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！毛色也不好，模样也不中看……完全是个下贱畜生。……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？！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？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跑出来，那你们知道会怎么样？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，一下子就叫它断了气！你，赫留金，受了苦，这件事可不能放过不管。……这得给他们一个教训！是时候了……”

“也许它就是将军家的……”警察一面想一面说，“它的脸上又没

^① 帝俄时代的保安法官，只审理小案子。

写着。……前几天我在他家的院子里就见过这样的一条狗。”

“没错儿，是将军家的！”人群里有一个声音说。

“嗯！……你，叶尔迪陵老弟，给我穿上大衣吧。……有点起风了。……怪冷的。……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，在那儿问一下。……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，派你送去的。……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。也许它是一条名贵的狗，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的脸上去，那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。狗是娇嫩的动物嘛。……你，蠢货，把手放下去！用不着把你那蠢手指头摆出来！这都怪你自己不好！……”

“将军家里的厨师来了，我们来问问他吧。……喂，普罗霍尔！走过来，亲爱的！你看一看这条狗。……它是你们家的吗？”

“亏你想得出！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！”

“那就用不着费很大的功夫去多问了，”奥楚美洛夫说，“这是条野狗！用不着多说了。……既然 he 说是野狗，那它就是野狗。……把它消灭算了。”

“这不是我们家的，”普罗霍尔继续说，“可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，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。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猎狗。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。……”

“难道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？符拉季米尔·伊凡内奇来了？”奥楚美洛夫问，他的整个脸上洋溢着温情的笑容，“可了不得，天主啊！我都还不知道呢！他是来住一阵的吧？”

“住一阵。……”

“可了不得，天主啊！……他是惦记他的弟弟了。……可是我还不知道呢！那么这是他的狗？很高兴。……你把它带去吧。……这条小狗怪不错的。……挺伶俐的。……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了一口！哈哈！……噢，你干什么发抖啊？呜呜，……呜呜。……它生气了，小坏包，……挺好的狗崽子，真是……”

普罗霍尔招呼一下那条狗，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。……那群人

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。

“我早晚要收拾你!”奥楚美洛夫对他威胁说,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,穿过市集的广场径直走了。

——汝 龙 译

小公务员的死

[俄国] 契诃夫

在一个挺好的傍晚，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员，名叫伊凡·德密特里奇·切尔维亚科夫，坐在正厅第二排，用望远镜看戏：哥纳维勒的钟^①。他凝神瞧着，觉得幸福极了。可是忽然间……在小说里，常常遇见这个“可是忽然间”。作家是对的；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！可是忽然间，他的脸皱起来，他的眼睛不见了，他的呼吸止住了……他从眼睛上摘掉望远镜，弯下腰去，于是……“啊嚏！”诸君看得明白，他打喷嚏了。不管是谁，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，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。乡下人固然打喷嚏，警官也一样打喷嚏，就连枢密顾问官^②有时也要打打喷嚏。大家都打喷嚏。

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，他拿手绢擦了擦脸，而且照有礼貌的人那样，往四下里看一看：他的喷嚏究竟搅扰别人没有。可是这一看，他却慌起来了。他看见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

① 法国作曲家普朗开德（1847—1907）所著的一个三幕小歌剧的名字。——俄文本编者。

② 旧俄时代的第三等文官，品位相当高。——译者。

拿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粗脖子，嘴里嘟哝着。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斯哈洛夫，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退伍的将军。

“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，”切尔维亚科夫想，“他不是我的上司，不过那也还是很难为情。我得道个歉才对。”

切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，把整个身子向前探出去，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话：

“对不起，大人，我把唾沫星子溅到您身上了……我一不小心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……”

“看在上帝的面，原谅我。我……我不是故意要这样。”

“唉，请您坐好吧！让我听戏！”

切尔维亚科夫窘了，他傻头傻脑地微笑着，接着看戏。

他看啊看的，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。他开始恹恹惶惶，定不下心来。在休息时间，他走到卜里斯哈洛夫跟前，在他身旁蜷着，压下自己的羞怯，喃喃地说：

“我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了，大人。……原谅我。……您明白……我原本无意……”

“唉，够啦……我已经忘了，您却说个没完！”将军说，不耐烦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。

“他已经忘了，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，”切尔维亚科夫怀疑地瞧着将军，暗想，“而且他不愿意多话。我应当对他解说一番，说明我真无意……说明打喷嚏是自然的法则，要不他就会认为我有意唾他了。现在他固然没这么想，以后他一定会这么想！”

一回到家，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他妻子。

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不幸的事全不在意；她先是有点惊吓，可是等到听明白卜里斯哈洛夫是在“别的”部里任职以后，就放心了。

“不过呢，你也还是去赔个不是的好，”她说，“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。”

“说的就是啊！我已经赔过不是了，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挺古怪。……一句好话也没说。不过那忽儿也没有工夫说话。”

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，理了发，上卜里斯哈洛夫家里去解说。……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，就看见那儿有很多来请托事情的人，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，正在跟他们会谈。

将军问了好几个请托事情的人，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。

“昨天在阿尔开加戏院，要是您记得的话，大人，”庶务员开口讲起来，“我打了个喷嚏……不小心喷了您……请原……”

8 “真是胡闹。……这也太不像话啦！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？”将军对其次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。

“他不肯多话，”切尔维亚科夫暗想，脸白了，“这是说：他生气了。不行，不能照这样了事。……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。”

等到将军跟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，正要走进内室去，切尔维亚科夫就过去，跟在他后面，喃喃地说：

“大人！要是我斗胆麻烦大人，那只是出于一种我可以说是抱歉的感觉！……那件事不是故意做出来的，请您开恩相信我的话才好。”

将军做出愁眉苦脸，摆了摆手。

“哎呀，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，先生。”他说完，就走进去，砰地关上他身后的门。

“这怎么会是开玩笑？”切尔维亚科夫想，“根本就没一点点开玩笑的意思呀！他是将军，可是他竟不懂。既是这样，我也不愿意再对这个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！滚他的！我给他写封信好了，可是我再也不来了，皇天在上，我说什么也不来了。”

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想着，走回家去。给将军的信，他却没写成，他怎么也想不出来该写些什么话好。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释。

“昨天我来打搅大人，”他喃喃地说，这时候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来望着他。“可不是照您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开您的玩笑。我是来赔罪，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……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拿

您开玩笑。我哪儿敢拿您大人开玩笑？要是我们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，那就会……失去对别人的尊敬……”

“滚出去！”将军大叫一声，脸色发青，周身发抖。

“什么？”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，害怕得周身发麻。

“滚出去！”将军又说一遍，顿脚。

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翻腾起来。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，退到门口，到了街上，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……总算走到家里，也没脱掉制服，往沙发上一躺，就此……死了。

——汝 龙 译

外 套

[俄国] 果戈里

在司里……但最好还是不要说出哪一个司。再没有什么比各种各样的司、团、办事处，一句话，再没有什么比各种各样的公职人员更会发脾气了。现在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辱就是整个社会受辱。听说，不久之前，一个县警察局长递交了一纸呈文，我不记得是哪个县城的，他在呈文中详细地说明，国家的法制正濒于毁灭，它的神圣的名字正在任意被人褻渎。为了证明这点，他在呈文后面还附了厚厚一卷风流小说，那里每隔十页就提到一次警察局长，有好几处都把他写成喝得烂醉如泥的酒鬼。因此，为了避免这一位或另一位警察局长的不快或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我们最好还是把这里要讲到的司叫做某一个司吧。于是，在某一个司有某一个官员供过职；这个官员不能说是一个才貌出众的人物，而是矮矮的个子，脸上有几粒麻子，头发有点发红，看上去甚至眼睛也有点对视，脑门上秃了一小块，两颊布满了皱纹，而灰黄的脸色，叫人怀疑他患有痔疮……有什么法子呢！这应该归罪于彼得堡的气候。至于说到官衔（因为在我们这里必须首先报出官衔），他是个所谓的终身九品文官。众所周知，各种各样的作家都要将这种人拿来任意取笑和奚落。那些作家的一种值得称

颂的癖好，就是欺侮那些不会咬人的人。这个官员姓巴什马奇金。只须看看这几个字，就知道此姓本是从鞋子^①变来的；但是在什么年份，什么时候，怎么会从鞋子变来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父亲、爷爷、甚至妻舅，以及所有的巴什马奇金家的人都穿靴子，每年约摸只换两回鞋掌。他的名字叫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。也许，读者会觉得这个名字取得有点古怪，是挖空心思找来的。但是，我可以担保，决不是这样找来的，而是自然而然走到这一步，无论如何不能给他取别的名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是在子夜出生的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那一天是3月23日。现已亡故的母亲，是一个官员的老婆，一个贤惠的女人，她已经为儿子受洗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母亲躺在门对面的床上，右首站着教父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叶罗什金，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，曾在枢密院里当股长；还有教母阿丽娜·谢苗诺芙娜·别洛勃柳什科娃，她是巡长的老婆，一个相当不错的女人。他们给产妇三个名字，任她挑选：莫基亚、索西亚，或者给孩子起一个殉教者的名字：霍兹达扎特。“不行，”母亲想，“全是这些老一套的名字。”为了讨她喜欢，大家把日历翻到另一个地方，于是又跳出了三个名字：特里费利、杜拉、瓦拉哈西。“这真是报应啊，”老太婆说，“全是些什么样的名字！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名字。要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倒也说得过去，可偏偏是什么特里费利，什么瓦拉哈西。”大家又翻过一页，又出来了巴甫西卡希和瓦赫基西。“得了，我明白了。”老太婆说，“看来他命该如此，既然这样，就让他叫父亲的名字好了。他父亲叫阿卡基，那么儿子也就叫阿卡基吧。”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就这样问世了。孩子受了洗礼，这时他哭了，一边哭一边就趁人不注意做了个鬼脸，似乎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是一个九品文官。这辈子就这样了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。我们这样交待，是要使读者了解，这一切都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

① 在俄国，有一种鞋子叫巴什马克。

势，毫无办法给他起一个旁的什么名字。他是哪年哪月到司里任职的，是谁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的，这一点谁都记不起来了。不管换了多少司长和各式各样的上级，我们总看到他坐在同一个地方，摆着同一个姿势，干着同一个差使，始终是一名文抄官。因而，以后大家都以为，他定是一出世就是现在这模样儿，身穿制服，头上秃顶。在司里没有人对他表示尊敬。当他进门的时候，门警非但不站起来，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当是一只小小的苍蝇飞过接待室；长官们对他既冷淡，又专横。有一个副股长经常把一叠公文朝他鼻子底下塞，也不说一声：“请您抄写一遍。”或者“这一份卷宗倒是很有意思的。”或者说一两句文明官场中悦耳动听的俗套话。而他接了过来，眼睛只盯住公文，也不看一看递给他公文的是谁，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个权力支使他。他接过公文，就马上动手抄写。年轻的官员们把一切流行在办事机关中的俏皮话都拿出来嘲笑他，挖苦他。他们当着他的面讲述关于他，关于他的女房东，一个 70 岁的老太婆的种种编造出来的故事，说这个女房东经常打他；他们还问他和女房东什么时候举行婚礼；他们还把碎纸撒在他的头上，说是下雪了。但是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们，似乎在他面前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这甚至并不影响他的工作：不管别人如何纠缠不清，他却没有抄错一个字。只有当玩笑笑得实在叫人无法忍受，人家碰他的胳膊，揪他的头发，使他无法进行工作时，他才说：“让我安静一下吧！为什么你们要欺侮我呢？”在这一句话里和说这句话的声音里，包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。那是一种乞求和怜悯，以致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想学别人的样子，也来取笑他，现在突然像被刺痛似地呆住了；从此以后，在他的眼前仿佛一切都变了，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同已经相识的同事们疏远开来，他以前一直把这些人当成体面的上流人物。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在最愉快的时刻，在他的脑海里总会映现出一个脑门上秃了一块、个子矮小的官员，以及他那一句使人心痛的话：“让我安静一下吧！为什么你们要欺侮我呢？”